



新脩陽城縣志序

張中傳

九州言水者曰巴坵洞庭言山者曰太行王屋昔夏侯嘉正嘗賦洞庭而崔伯陽者過太行因為感山賦各數千言其未兩山水之奇險蓋亦極形容鋪寫之盡致矣然要於兩山水之奇險求無掛漏之譙恐亦有所不免也予家世巴陵正濱洞庭之瀨來官陽城縣治所轄則蔓壑崇岩繚繞如環實皆太行之餘枝又禹貢所紀析城王屋適居封

域內大川若沁澤蘆葦塗濁洒
清滾之不舍晝夜乃益歎其山
川偉秀爰稽上世里多剗蓋人
物輩出至

本朝之興而仕宦科第彬々尤盛
蓋扶輿磅礴之氣實所鍾發有

由然矣比及三年職事稍閒於
是搜圀經而訪舊章考縣史以
驗氓俗凡邑之事得知大端乃
自康熙丁卯以來簡罄帙荒紀
述無聞書缺有間者久矣今

聖天子在上寰宇攸同八埏盡奉車

謂余之聞之未有以應自顧無
嘉正伯陽之淹博足供著作况
邑乘與

國史雖體制大小之不侔其間褒
貶予奪非才兼三長者莫克秉
筆以予之孤陋竊聞言不文而

行不遠又安敢磨毫黷札從諸

君子後既又思是志之宜纂而

且不可以或緩也實又予責乃

不敢過讓而強從事焉徵文攷

獻網羅散失續其不脩整其未

釐類次門分得十有六卷昉乎

孟夏訖乎孟秋稿粗定用質諸
少宰幸勿譙其短而以陋畧責
也夫貴為志者非特博而能辯
必於一邑之事知無不周言無
不確以予少長於鄉其於巴坵
掌故岳陽風土慮尚未能一一

識矧越數千里來官於是而謂
能於茲邑之事纖悉畢聞哉然
則其獲免責於陋畧而大端克
備實皆斯邑人士伙佐告語者
與有力焉余固不敢自以為功
但他日者持歸洞寔因得藉手

以耀於鄉人曰以予宦遊所歷
於太行而得之者也庶亦用以
自快若志之條目筆削之旨具
在凡例茲特序其端云爾皆

乾隆二十年歲在乙亥相月吉
日知陽城縣事巴陵楊善慶必

陽城縣志

餘氏書於官舍之阜安樓



侯經營方始旋賦棘人之詩以
去由此將舉而就輟者復有年
會癸酉歲巴陵楊侯來宰吾邑
期年政成予奉前說以進侯則
大喜趣具札牘而任訂緝焉余
亦間參已意不數月書成也

載之人物事為鉅細短長昭列
悉備予舉而讀之博而不侈約
而不遺整而有體直而不私彬
乎記載之良也繼其功於栗
王陳項諸公之後俾可久而可
傳侯所施於吾邑者其多乎哉

序

古郡邑皆有志石。陽城先時獨
無以其略在僻處也。明嘉靖中
鄉先輩少叅栗公始勅事焉。然
後掌故列而冊書備其功英也。
我踵厥績者一修于王大夫雅

量再修於陳大夫國珍。三修於
項大夫龍章。龍章之修當

國朝康熙丁卯歲。其間為續錄為
補缺為摭遺為刪錄為糾誤代
進而益犁然斐然。顧自丁卯距
今已七十年矣。夫天道三十年

一變至六十年而大周人事之
遷流理化之更易風俗之推移
與夫盛衰先後之殊媿惡得失
之故迭起紛乘蹟見參出非職
在史氏條綜類紀簡牘司存慎
其久且湮而遠將軼雖欲訪而

考之勿得焉乃授牒無繼搜奇
未聞不幾使少叅諸公笑人竊
乎先是邑大夫荆南張僕慨
其久缺謀續修之時族兄樹滋
以侍御家居素號該洽請以事
相屬乃侍御既謙讓未遑而張

王國光

此吾邑人參議省事栗君之所撰志以吾邑張侯之請成之者也志既成則寓書余京師徵文爲之序夫吾邑故無志矣比有之又闕畧弗備而自有邑以迄於宋元之季掌故則什一僅存入明餘二百年及今嘉萬之際益彬彬矣而近志弗稱張侯懼曠日久而籍滋亡也乃始請諸栗君昔者耆舊之傳於襄陽先賢之傳於汝南重其地於天下也王仲宣之記英雄重其時於古也栗君生陽城能使陽

陽城縣志

舊序

城之邑重志明事獨詳能使明之陽城尤重斯不亦比之於昔之英賢者哉蓋栗君之志畧曰陽城之以濩澤名也由秦併天下始也邇吾所及知以迨當世而舉若邑之山川謹俗者鱗次之示合也志輿地第一自昔經始厥有營荆而舉若邑之廨宇并畫者臚列之示辨也志建置第二建置明矣而當其人之爲令若佐若師儒者櫛比之示有尊也志官師第三神明之德立矣爲之崇祀以昭立貺而教民美報也志祠祀第四以邑之土田戶口之盛於今日也與徭賦之加益於昔也識之物盛而耗庶以冀夫司牧

書撮土志列一統屢

詔天下郡縣各採風以獻予維昔時
誌地者舉其山川人物之美風
俗貢賦之詳與所當錄者而合
次爲以成一書上脩採擇於史
官而掌之司存示後來者使得

有所考據以贊其爲政之宜效
事之實其務蓋亦要且重矣哉
苟墜而勿舉曠而勿求臨任其
湮文任其佚豈其恪職守昭文
治乎乙亥歲少宰退齋田公方
里居念邑志久闕一日以纂撰

侯於為人溫然儒者其治以和
祥而雅尚文學古之所謂詩書
緣澤吏事者即是可觀矣皆
乾隆乙亥七月朔日邑人吏部
左侍郎退齋田懋書於一琴書
屋



者用一而緩二哉志賦役第五邑之生指夥矣非其人疇
光我邦家而刑於齊民也志選舉第六惟長人者講畫而
樹之程吾民蓋世世受施焉并夫羈寓之賢者著之從民
所望也志宦蹟第七古論人必始於鄉吾邑煌煌乎代有
聞者人指以爲陽城產焉夫是皆能重地者也志人物第
八波及雜家者說亦人物之餘也其徵吾邑之文賦而以
備世家言乎哉則綸言若諸辭咏具矣志叢雜第九藝文
第十此十者凡所以綱吾志也爲目六十有一吾不敢以
盡陽城以存吾陽城之故而己余獲卒業而歎曰嗟乎士

生而不辰卽世與道交喪也出而遇合卽人與地交重也
陽城歷秦至勝國士生其間者何可勝原然而未聞有爲
邑乘置一語者自原司馬楊中丞代興而吾邑漸以顯於
天下此所謂能重地者也然而卒未聞有爲邑乘置一語
者蓋其志之難哉弘嘉以還人物彬彬益盛而栗君獨用
才諸貴於世爲得其時而又能以其間應邑侯請而爲此
志使今之陽城益稱重於古者其於功非淺尠也且君爲
吾邑產而以其身顯志吾邑成而永以其名顯然則栗君
重陽城陽城亦交重君耶故君子謂是志也仲宣所不能

贊而襄陽汝南所不能爲也余老矣然不可謂不遇合而
遠亡當於原楊二公之勛烈近愧栗君之修古一叙豈遂
爲陽城輕重哉雖然繼起者能紹明先達之業務以人重
其地而毋藉地重則余言未可輕也遂因張侯之微言而
論著之侯名應詔陝西咸陽人以鄉進士宰吾邑多惠政
百廢具舉頃治城隍又修學宮余別有紀茲不叙云栗君
名魁周嘉靖乙未進士

舊序

白胤謙

陽城名治始唐其址濩澤於魏由漢以後地俱屬濩澤而遡自陶唐總隸冀州封內禹貢所載底柱析城二山儼然在焉則其地披拂古先聖人之治教深洽而悠邈然處境陘瘠舟車不通人安布菽書乘猶頗濶畧至明栗公具有前志雖中經先司空修輯而歷年滋久文物踵增時俗遷易版章登耗之數不齊

與朝景運維新詎宜襲其簡陋俾文獻罔昭願治戊戌令

陽城縣志

舊序

四

君金華陳公至理人訓士清和寧一爰禮膠庠名彥爲整飾之謀以家姪沈仲與任搆討而公獨斷其成蓋踰期而新志告舉乃函示余國門徵序焉余觀之文克以典事該以晰義審以衷殆非徒作者也又於其中得數善焉曰賦役曰風俗曰人物曰宦蹟率視昔加詳夫詳賦役而胥吏不得施其蔽矣詳風俗而小人思以恒其本矣詳人物而君子思以善其則矣詳宦蹟而上人將以慎其政矣卽而論之蔽撤則政釐恒本則民勤思善則士規上慎則勸一志也釐政勤民規士又以勸其後之治者公之慮綦遠矣

哉陽城卽小邑猶有陶唐氏之遺風其亦奉公於古昔之
盛而咏歌公德勿敢忘視此志焉耳矣因撮其要而爲序
之如此俟夫馮軾者過覽焉

舊序

陳國珍

順治十有五年秋九月余來涖陽陵見其山川明秀人物英奇私心竊喜以爲此邦之能教我也旣又側側然以懼以余不敏賦材菲薄涖此大邦實惟具瞻亦惟敬奉憲章恪守成法庶幾可幸無罪爾會是時九州大定薄海內外咸隸版圖乃令天下方自爲書彙其土地山澤名物文章質成而上之司計俾如周職方氏漢郡國計諸書竝傳今古甚盛舉也余甫臨邑而卽有是役捧文汗顏未知所裁

陽城縣志

舊序

六

乃亟請薦紳先生與邑中博見洽聞之士齋邀而誠求之至再至三皆揖讓未遑靡獲以蚤歲厥事余益惶怖而乘傳而申令者且旦夕至必欲以煌煌鉅典責之樸鄙疎庸之人斯己貽羞太史矣蓋陽陵舊志載成於明天啟之五年爲前大司空白公所輯定司空于今大司寇爲孟虎孟皮之系家學淵源斯文之任端有在矣乃司寇公旣已崇尚尊光而諸薦紳先生又復交相遜謝必欲以煌煌鉅典責之樸鄙疎庸之人余則何敢用潔涓良日出舊秩而稽攷之精詳典贍洵爲善本于前事無復損益所宜增潤者

惟是天啟乙丑以來數十年中諸賢士大夫之仁風善政
節誼文章與夫里閭之孝子貞婦碩德耆儒萬不可泯沒
者爲之繼其緒而續其文爾若其川原之秀麗土地之饒
令風俗之樸淳形勝之雄偉莫備於前志今承於古雖稍
稍潤色而大抵不離舊文者近是及事有當增文有當減
余未敢任所幸陽陵自昔號稱才藪乃者名卿輩出元輔
踵興罔不人稱元禮家擅雕龍于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
書討論精切余于時日從邦之賢士大夫辨疑探實聆緒
論而溯芳踪大較已燦於列眉而孝廉白沉仲抗志續其

陽城縣志

舊序

先緒特筆居什七焉相如所謂列錦繡而爲質合綦組以
成文是邦賢士大夫其相與有成也哉而乃不有其善不
施其勞若以爲是余之責也余則何敢然是籍也所師者
前人之智所存者大道之公則余之敬奉憲章恪守成法
不敢自沒其初心者不已於此窺其一斑邪事始於己亥
之夏五月成於是歲之冬十月閏六月而告成蓋有同心
也茲已往邦之哲彥里之老成按籍而徵其間義合古人
文宗先正者非余無罪實賢士大夫之力其或攷覈無稽
蒙羞荒畧者非賢士大夫有辜惟余小子之愆後有作者